

早前，三名參與社會運動的學生領袖被判入獄，香港社會的撕裂無可避免地擴大。同情他們的人，與反對他們的人，看來沒有什麼對話的空間。在撕裂、對立、仇恨當中，可有恩典？

基督徒作家楊腓力在其作品「恩典現場」記載了一個恩典故事：

反種族隔離革命家曼德拉於一九九〇年被釋，並於一九九四年當選南非總統。政權交替、終結種族隔離、推選黑人作為國家領袖，大家都預測會有場浴血戰。但是新政權讓專家跌破眼鏡，沒有陷入報復的政治手段。相反地，曼德拉向白人群體發出和平姿態，帶領全國原諒但不忘記。

克林頓總統提到有次跟曼德拉對話。他問說：「你真的不恨他們對你做的那些事嗎？」曼德拉回答說：「會啊，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恨他們。我在監獄裡作鑿石苦工，靠著恨意活下去。他們奪走我的家園，奪走我的妻子，最終毀了我的婚姻。他們奪走我的孩子，看不到他們長大。他們在精神上與身體上虐待我。結果有一天，我恍然大悟：他們可以奪走我任何東西，但是奪不走我的心思與意志。這些只有我交出來，他們才會得逞。我乾脆決定不把這些交給他們。」

克林頓繼續追問：「那麼，你出獄的時候呢？我把女兒叫到電視前，一起看你在那條泥土路上走向自由。你那時候沒有恨嗎？」

曼德拉說：「當我感到怒氣上升，我對自己說：『他們掌握你已經二十七年。如果你繼續恨他們，他們還是會掌握著你。』我對自己說：『我想要自由，』所以我讓它過去。我讓它過去。」

曼德拉以這種態度為整個國家定出一種氛圍。黑人領袖呼籲跟從他們的人，不要受制於憤怒，不論他們如何理當憤怒，倒要讓它過去，在贏得不久的自由中向前邁進。很多當年支持白人壓迫政權的白人教會，不禁被這種合作精神嚇到了。

這個恩典故事不但震撼南非，更拆毀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籬籬。

其實，我們信徒也在另一個恩典故事之中，上帝向我們施恩，並不以我們的罪報應我們。但上帝並不是為了祂自己的自由，祂甚至不會被仇恨拘禁，我們被邀出席大筵席、加入基督身體，完全是出於祂恩惠、憐憫的本性。

恩典如水，往下流動。不論我們沉落得多低，恩典依然流向那最低的地方。在壁壘分明的社會中，我們嚐過主恩滋味的人，可有活出恩典？

